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注疏卷十九

詳校官給事中臣戴璐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徐立綱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馮國柄

尚書注疏卷九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商書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序高宗夢得說傳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高宗夢得賢相其名曰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傳巖傳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於傅巖之谿作說命三篇傳命說為相使攝政

音義 說本又作兊音悅注及下篇同相息亮反下同 疏 正義曰殷之賢王有高宗者夢得賢相其名曰說羣臣之内既無其人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之於外野得之于傅氏之巖遂命以為相史叙其事作說命三篇傳正義曰世本云盤庚崩弟小辛立崩弟小乙立崩子武丁立是武丁為盤庚弟小乙子也喪服四制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是德高可尊故號高宗也經云爰立作相王呼之曰說知其名曰說以工為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衆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然則谿是水流之處巖是山崖之名序稱得諸傅巖傳云得之於傅巖之谿以巖是總名故序言之耳經稱爰立作相是命為相也惟說命總百官

是使攝政也

說命上傳始求得而命之疏正義曰此三篇上篇言夢說始求得而命之中篇說既總百官戒王為政下篇王欲師說而學說報王為學之有益王又厲說以伊尹之功相對以成章史分序以為三篇也

王宅憂亮陰三祀傳陰默也居憂信默三年不言音義亮本又作諒如字又力章反疏正義曰言王居父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已三年矣三年不言自是常事史錄此句於首者謂既免喪事可以言而猶不言故述此以發端也傳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默亦闇義故為默也易稱君子之道或默或語則默者不言之謂也無逸傳云乃有信默三年不言有此信默則信謂信任冢

宰也既免喪其惟弗言傳除喪猶不言政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傳知事則為明智明智則能制作法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傳天下待令百官仰法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傳稟受令亦命也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類茲故弗言傳用臣下怪之故作誥類善也我正四方恐德不善此故不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傳夢天與我輔弼良佐將代我言政教乃審厥象俾

以形旁求于天下傅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道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肖似似所夢之形音義

哲本又作喆喆故報反台音怡賚力代反徐音來仰必兩反肖音笑虢寡白反壞音怪供音恭疏傳正義曰傅以傅為氏此巖以傅為名明巖傍有姓傅之民故云傅氏之巖也尸子云傅巖在北海之洲傳言虞虢之界孔必有所案據而言之也史記殷本紀云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言於時築傅險則以杵築地傅說賢人必身不犯罪其言說為胥靡當是時代胥靡也傳云道

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或亦有成文也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武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傅氏不知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曰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悅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褐帶索執役於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案謐言初夢即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謐惟見此書傅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傳於是禮命立以為相使在

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傳言當納諫誨直辭以輔我德若金用汝作礪傳鐵須礪以成利器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傳渡大水待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傳霖三日雨霖以救旱疏傳正義曰隱九年左傳云凡雨自三日已往為霖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傳開汝心以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音義朝張遥反礪力世反楫音接徐音集瞑莫遍反眩玄遍反徐又呼縣反瞑眩困極也瘳勑留反警音景疏正義曰當開汝心所有以灌沃我心欲令以彼所見教己未知故也具沃我心須切至若服藥不使

人瞑眩憒亂則其疾不得瘳愈言藥毒乃得除病言切乃得去惑也傳正義曰瞑眩者令人憒悶之意也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閒或謂之瞑或謂之眩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然則藥之攻病先使人瞑眩憒亂病乃得瘳傳言瞑眩極者言悶極藥乃行也楚語稱衛武公作懿以自警懿即大雅抑詩也切言出於傅說據王以為自警也

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傳跣必視地足乃無害言欲使為已視聽音義跣先典反徐七顯反為于偽反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傳與汝竝官皆當倡率無不同心以匡正汝君音義辟必亦反

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傳言匡正汝君使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蹤以安天下嗚呼

欽予時命其惟有終傳敬我是命修其職使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傳言木以繩直君以諫明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傳君能受諫則臣不待命其承意而諫之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傳言王如此誰敢不敬順王之美命而諫者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傳在冢宰之任音義總音摠疏正義曰惟此傅說受王命總百官之職謂在冢宰之任也說以官高任重乃進言於王故史特標此句為發言之端也乃進

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傳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音義宿音秀

疏傳正義曰晉語云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皆言人君法天以設官順天以致治也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總言建國立家之事

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傳言立君臣上下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音義王于方反長丁丈反

治直吏反下同 疏 正義曰此又總言設官分職之事也樹立也后王謂天子也君公謂諸侯也承者奉上之名后王君公人主也大夫師長人臣也臣當奉行君命故以承言之周禮立官多以師為名師者衆所法亦是長之義也大夫已下分職不同每官各有其長故以師長言之三公則君公之內包之卿則大夫之文兼之師長之言亦通有上將陳為治之本故先舉其始略言設官故辭不詳備為治之本惟天聰明已下皆是也 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傳不使有位者逸豫民上言立之主使治民 音義 豫羊慮反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傳憲法也言聖王法天以立教臣敬順而奉之民以從上為治 音義 從才容反 疏 正義曰憲法釋詁文人之聞見在於耳目天無形體假人

事以言之聽謂無所不聞明謂無所不見惟聖人於是法天言聖王法天以立教於下無不聞見除其所惡納之於善雖復運有推移道有升降其所施為未嘗不法天也臣敬順而奉之奉即上文承也奉承君命而布之於民民以從上為治不從上命則亂故從乂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傳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傳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音義冑直又反鎧苦代反兜丁侯反鍪莫侯反易以豉反笥息嗣反省息井反一本作青

疏正義曰言王者法天施化其衆止不可不慎惟口出令不善以起羞辱惟甲冑伐非其罪以起戎兵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惟衣裳在篋笥不可加非其人觀其能足稱職然後賜之惟干戈在府庫不可任非其才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

上二句事相類下二句文不同者衣裳言在篋笥干戈不言所在干戈云省厥躬衣裳不言視其人令其互相足也傳正義曰經傳之文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以今曉古也古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為教令甲冑興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羞也静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玄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再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甲冑干戈俱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王惟戒茲

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傳言王戒慎此四惟之事信能明政乃無不美惟治亂在庶官傳言所官得人則治失人則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傳不加私昵惟能是官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傳言非賢不爵音義昵女乙反疏正義曰王制云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鄭云官之使之試守也爵之命之也然則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官爵一也所從言之異耳賢謂德行能謂才用治事必用能故官云惟其能受位宜得賢故爵云惟其賢詩序云任賢使能周禮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鄭云賢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藝者是賢能為異耳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謂不知其非而任之戒王使審求人絕私好也慮善以動動

惟厥時傳非善非時不可動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傳雖天子亦必讓以得之音義喪息浪反疏正義曰人性尚謙讓而憎自取自有其善則人不以為善故實善而喪其善自誇其能則人不以為能故實能而喪其能由其自取故人不與之有其善即伐善也舜美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是言推而不有故名反歸之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傳事事非一事無啟寵納侮傳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疏正義曰君子位高爵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無恥過作非傳恥過誤而文之遂

成大非疏傳正義曰仲虺之美成湯云改過不吝明小人有過皆惜而不改論語云小人之過也必文恥有過誤而更以言辭文飾之望人不覺其非彌甚故遂成大非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傳其所居行皆如所言則王之政事醇粹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傳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數近廟故說因以戒之

音義醇音純粹雖遂反黷徒木反數色角反

疏傳正義曰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禮記祭義文也此一經皆言祭祀之事禮煩亦謂祭祀之煩故傳總云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孔以高宗彤日祖己訓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傳說此言為彼事而發故云高宗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說因

而戒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傳旨美也美其所言皆可服行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傳汝若不善於所言則我無聞於所行之事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傳言知之易行之難以勉高宗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傳王心誠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合於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傳王能行善而說不言則有其咎罪音義忱市林反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傳學先王之道甘盤殷賢臣有道德者音義台音怡疏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即求傅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蓋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為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補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是言傅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遯于荒野是學訖乃遯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

故使居民間音義遯徒頓反疏傳正義曰河是水名水不可居而云入宅于河知在河之洲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曰洲初遯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曁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傳自河往居亳與今其終故遂無斷明之德爾惟訓于朕志傳言汝當教訓於我使我志通達若作酒醴爾惟麴糵傳酒醴須麴糵以成亦言我須汝以成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傳鹽鹹梅醋羹須鹹醋以和之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傳交非一

之義邁行也言我能行汝教音義麴起六反糵魚列反羹音庚一音衡鹽余廉反梅亦作楳醅七故反和如字又胡臥反疏傳正義曰爾交脩予令其交更脩治己也故以交為非一之義言交互教之非一事之義邁行釋言文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傳王者求多聞以立事學於古訓乃有所得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傳事不法古訓而以能長世非說所聞言無是道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傳學以順志務是敏疾其德之脩乃來疏正義曰人志本欲求善欲學順人本志學能務是敏疾則其德

之脩乃自來言務之既
疾則德自來歸已也
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傳信懷此學志則道積於其身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傳斆教也教然後知所困是學之半終始常念學則其德之脩無能自覺音義斆户孝反疏正義曰教人然後知困知困必將自強惟教人乃是學之半言其功半於學也於學之法念終念始常在於學則其德之脩漸漸進益無能自覺其進言日有所益不能自知也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傳愆過也視先王成法其長無過其惟學乎音義愆起虔反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言王能志學說亦用能敬

承王志廣招俊乂使列衆官音義俊本又作畯王曰嗚呼説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時乃風傳風教也使天下皆仰我德是汝教音義仰如字徐五亮反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傳手足具乃成人有良臣乃成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傳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世長官之臣音義長丁丈反下同疏傳正義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作訓為起言起而助

湯也正長釋詁文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傳言伊尹不能使其君如堯舜則恥之若見撻于市故成其能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傳伊尹見一夫不得其所則以為己罪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傳言以此道左右成湯功至于天無能及者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傳汝庶幾明安我事則與伊尹同美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傳言君須賢治賢須君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傳能繼汝君於先王長安

民則汝亦有保衡之功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傅對荅也荅受美命而稱揚之音義俾必爾反撻他達反何烏何反治直吏反辟必亦反

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傅耳不聰之異雊鳴祖己訓諸王傅賢臣也以訓道諫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傅所以訓也亡音義雊工豆反己音紀肜音融疏正義曰高宗祭其太祖成湯於肜祭之日有飛雉來升祭之鼎耳而雊鳴其臣祖己以為王有失德而致此祥遂以道義訓王勸王改脩德政史叙其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二篇傅正義曰經言肜日有雊雉不知

祭何廟鳴何處故序言祭成湯升鼎耳以足之禘祫與四時之祭祭之明日皆爲彤祭不知此彤是何祭之彤也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内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爲耳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爲羽蟲之孽非爲耳不聰也漢書五行志劉歆以爲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公之謀以爲政劉鄭雖小異其爲羽蟲之孽則同與孔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名高宗之訓所以訓高宗也此二篇

俱是祖己之言竝是訓王之事經云乃訓于王此篇亦是訓也但所訓事異分為二篇標此為發言之端故以肜日為名下篇總諫王之事故名之訓終始互相明也肆命徂后孔歴具名於伊尹之下别為之傳此高宗之訓因序為傳不重出名者此以訓王事同因解文便作傳不為例也

高宗肜日傳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音義繹音亦字書作襗爾雅云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

疏傳正義曰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絶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爾雅因繹祭而本之上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云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

孔傳不言夏曰復胙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傳於肜日有雉異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傳言至道之王遭變異正其事而異自消疏正義曰高宗既祭成湯肜祭之日於是有雊鳴之雉在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賢臣祖己見其事而私自言曰惟先世至道之王遭遇變異則正其事而異自消也既作此言乃進言訓王史録其事以為訓王之端也傳正義曰格訓至也至道之王謂用心至極行合於道遭遇變異改脩德教正其事而異自消太戊拱木武丁雊雉皆感變而懼殷道復興是異自消之驗也至道之王當無災異而云遭變消災者天或有譴告使之至道未必

為道不至而致此異且此勸戒之辭不可執文以害意也此經直云祖己曰不知與誰語鄭云謂其黨王肅云言于王下句始言乃訓于王此句未是告王之辭私言告人鄭說是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傳祖己既言遂以道訓諫王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傳言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長無義者不長非天欲夭民民自不脩義以致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傳不順德言無義不服罪不改脩天已信命正其德謂有永有不永音義中丁仲反又如字疏正義曰祖己既私言其事乃以

道訓諫於王曰惟天視此下民常用其義言以義視下
觀其為義以否其下年與民有長者有不長者言與為
義者長不義者短短命者非是天欲天民民自不修義
使中道絶其性命但人有為行不順德義有過不服聽
罪過而不改乃致天罰非天欲夭之也天既信行賞罰
之命正其馭民之德欲使有義者長不義者短王安得
不行義事求長命也傳正義曰經惟言有永有不永安
知由義者以上句云惟天監下民典厥義天既以義為
常知命之長短莫不由義故云天之下年與民有義者
長無義者不長也民有五常之性謂仁義禮智信也此
獨以義為言者五常指體則別理亦相通義者宜也得
其事宜五常之名皆以適宜為用故稱義可以總之也
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為言者
鄭玄云年命者蠢愚之人尤愒焉故引以諫王也愒貪
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
是人之所貪故祖己引此以諫王也傳亦摘上經故不

順德言無義也聽謂聽從故以不聽為不服罪言既為罪過而不肯改修也天已信命正其德言天自信命賞有義罰無義此事必信也天自正其德福善禍淫其德必不差也謂民有永有不永天隨其善惡而報之勸王改過脩德以求永也

乃曰其如台傳祖己恐王未受其言故乃復曰天道其如我所言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傳胤嗣昵近也歎以感王入其言王者主民當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嗣常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廟欲王因異服罪改脩之

音義台音怡復扶又反豐方弓反昵女乙反尸子云不避遠昵昵近也又乃禮反馬云昵考也謂禰廟也

疏正義曰祖己恐其言不入王意又歎而戒之嗚

呼王者主民當謹敬民事民事無非天所繼嗣以為常道者也天以其事為常王當繼天行之祀禮亦有常無得豐厚於近廟若特豐於近廟是失於常道高宗豐於近廟欲王服罪改脩也傳正義曰釋詁云脩嗣繼也俱訓為繼是脩得為嗣嗣亦繼之義也釋詁云昵尼也孫炎曰即猶今也尼者近也郭璞引尸子曰悅尼而來遠是尼為近也尼與昵音義同烝民不能自治自立君以主之是王者主民也既與民為主當敬慎民事民事無大小無非天所嗣常也言天意欲令繼嗣行之所以為常道也祭祀有常謂犧牲粢盛尊彝俎豆之數禮有常法不當特豐於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己知高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雊雉之異服罪改脩以從禮耳其異不必由豐近而致之也王肅亦云高宗豐於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

序殷始咎周傳咎惡周人乘黎傳乘勝也所以見惡

祖伊恐傳祖己後賢臣奔告于受傳受紂也音相亂帝乙之子嗣立暴虐無道作西伯戡黎傳戡亦勝也

音義咎其九反馬云咎周者為周所咎黎力兮反國名尚書大傳作耆受如字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云受讀曰紂或曰受婦人之言故號曰受也伯亦作柏戡音堪說文作𢧁云殺也以此戡訓刺音竹甚反勝詩證反

疏正義曰文王功業稍高王兆漸著殷之朝廷之臣始畏惡周家所以畏惡之者以周人伐而勝黎邑故也殷臣祖伊見周克黎國之易恐其終必伐殷奔走告受言殷將滅史敘其事作西伯戡黎傳正義曰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

玄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為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說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祖己後賢臣此無所出正以同為祖氏知是其後明能先覺故知賢臣經云奔告于王王無謚號故序言受以明之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名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受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玄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戡勝釋詁文孫炎曰戡强之勝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傳近王圻之諸侯在上黨東北音義近附近之近圻巨依反疏正義曰鄭玄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總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傳正義曰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所治黎亭是也紂都朝歌王圻千里黎在朝歌之西故為近王圻之諸侯也鄭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

訖我殷命傳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音義主心于況反下注宜王者同疏傳正義曰襄四年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貌雖事紂內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而紂不能制曰益强大今復克有黎國迫近王圻似有天助之力故云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殷祚至此而畢將欲化為周也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傳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疏傳正義曰格訓為至至人謂至道之人有所識解者也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有神靈逆知來物故大龜以神靈考之二者皆無知殷有吉者言必凶也祖伊未必問至人親灼龜但假之以為言耳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傳非先祖不助子孫以王淫過戲逸用自絕於先王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廸率典傳以紂自絕於先王故天亦棄之宗廟不有安食於天下而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而所行不蹈循常法言多罪音義相息亮反度待洛反疏傳正義曰禮記稱萬物本於天人本於祖則天與先王俱是人君之本紂既自絕於先王亦自絕於天上經言紂自絕先王此言天棄紂互明紂自絕然後天與先王棄絕之故傳申通其意以紂自絕先王故天亦棄之亦者亦先王言先王與天俱棄之也孝經言天子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祭則鬼享之今紂既自絕於先王先王不有安食

於天下言紂雖以天子之尊事宗廟宗廟之神不得安食也而王不度知天命所在不知己之性命當盡也而所行不蹈循常法動悉違法言多罪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傳摯至也民無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王之凶害其如我所言音義摯音至本又作墊疏傳正義曰摯至同音故摯為至也言天何不下罪誅之恨其久行虐政欲得早殺之也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向望大聖之君欲令早伐紂也王之凶禍其如我之所言以王不信故審告之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傳言我生有壽命在天民

之所言豈能害我遂惡之辭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傳反報紂也言汝罪惡衆多參列於上天天誅罰汝汝能責命于天拒天誅乎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傳言殷之就亡指汝功事所致汝不得無死戮於殷國必將滅亡立可待音義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

序殷既錯天命傳錯亂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傳告二師而去紂音義錯七各反馬云廢也少詩照反疏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

天命其兄微子知紂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此篇也名曰微子而不言作微子者已言微子作誥以可知而省文也傳正義曰交錯是渾亂之義故為亂也不指言紂惡而言錯亂天命者天生烝民立君以牧之為君而無君道是錯亂天命為惡之大故舉此以見惡之極耳

微子傳微圻內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疏傳正義曰微國在圻內先儒相傳為然鄭玄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內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內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仲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人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

為卿士也傳云去無道者以去見其為卿士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傳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微子以紂拒諫知其必亡順其事而言之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傳或有也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將必亡我祖厎遂陳于上傳言湯致遂其功陳列於上世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傳我紂也沈湎酗營敗亂湯德於後世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傳草野竊盜又為姦宄於內外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傳六卿典士相師效為非法度皆有辜罪無秉常得中者小民方興相為敵讎傳卿士既亂而小人各起一方共為敵讎言不和同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傳淪沒也言殷將沒亡如涉大水無涯際無所依就殷遂喪越至于今傳言遂喪亡於是至於今到不待久音義治直吏反沈徐直金反酗況具反以酒為凶曰酗說文作酌云酒醟酒而醟反醟音詠說文于命反酌酒也好呼報反冗音執度如字讎市周反淪音倫徐力允反喪息浪反涯五皆反又宜佳反疏正義曰微子將欲去殷順其去事而言曰父師少師呼二師與之言也今殷國其將不復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其必

滅亡也昔我祖成湯致行其道遂其功業陳列於上世矣今我紂惟用沈湎酗醟於酒用是亂敗其祖之德於下由紂亂敗之故今日殷人無不小大皆好草竊姦宄雖在朝卿士相師師為非法度之事朝廷之臣皆有辜罪乃無有一人能秉常得中者在外小人方方各起相與共為敵讎荒亂如此今殷其沒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濟涯岸殷遂喪亡言不復久也此喪亡於是至於今到必不得更久也傳正義曰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太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何書也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比干不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

紂親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凡也鄭玄王肅皆以箕子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意言之耳微子以紂距諫知其必亡心欲去之故順其去事而言呼二師以告之或者不定之辭其事欲然則當有是事故以或為有也鄭玄論語注亦云或之言有也不有言無也天子天下之主所以治正四方言殷其不有治正四方之事言將必亡嗜酒亂德是紂之行故知我我紂也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湎然是齊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是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酗醬也然則酗醬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經言亂敗其德必有所屬上言我祖指謂成湯知言敗亂湯德於後世也上謂前世故下為後世也士訓事也故卿士為六卿典事師師言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止言卿士以貴者尚爾見賤者皆然故王肅云卿士以下轉相師效為非法度之事也鄭云凡猶皆也傳意

亦然以凡為皆言卿士以下在朝之臣其所舉動皆有辜罪無人能秉常行得中正者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傳我念殷亡發疾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傳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隮墜如之何其救之音義出尺遂反耄字又作𦒿莫報反遯徒困反徐徒頓反一音徒困反隮子細反玉篇子兮反切韻祖稽反隕于敏反

疏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告之也我念殷亡之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内耄亂欲遜遯出於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減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隕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己共救之也傳正義曰狂生於

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癡此其事也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玄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無指意告我者謂無指殷亡之事告我言殷將隕隊欲留我救之顛謂從上而隕隮謂墜於溝壑皆滅亡之意也昭十三年左傳曰小人老而無子知隮於溝壑矣王肅云隮隮溝壑言此隮之義如左傳也

父師若曰王子傳比干不見明心同省文微子帝乙元子故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傳天生紂為亂是天毒下災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乃罔畏畏咈其耈長舊有位人傳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災下不

畏賢人違戾耉老之長致仕之賢不用其教法紂故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傳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傳下視殷民所用治者皆重賦傷民斂聚怨讎之道而又亟行暴虐自召敵讎不解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傳言殷民上下有罪皆合於一法紂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災

我興受其敗傳災滅在近我起受其敗言宗室大臣義不忍去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傳商其沒亡我二人無所為臣僕欲以死諫紂我教王子出合於道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傳刻病也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者子今若不出逃難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傳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於先王以不失道我不顧行遯傳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

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語默非一途音義見賢遍反省所景反咈扶勿反耇工口反長丁丈反注同攘如羊反因來而取曰攘竊馬云往盜曰竊神祇天曰神地曰祇犧許宜反牷音全[illegible]如字下同徐云鄭音嚋馬本作裯云數也斂力檢反馬鄭力豔反謂賦斂也徐云鄭力劒反治直吏反亟欺忌反數也又紀力反本又作極如字至也懈佳賣反癠在詣反臣僕一本無臣字舊云馬云言也刻音克馬云侵刻也難乃旦反靖馬本作清謂絜也顧音故徐音鼓

疏正義曰父師亦順其事而報微子曰王子今天酷毒下災生此昏虐之君以荒亂殷之邦國紂既沈湎四方化之皆起而沈湎酗醟於酒不可如何小人皆自放恣乃無所畏上不畏天災下不畏賢人違戾其耇老之長與舊有爵位致仕之賢人今殷民乃攘竊祭祀神祇之犧牷牲用以相通容行取食之無災罪之者盜天地大祀之物用而不得罪言政亂甚也

我又下視殷民所用為治民者皆讎怨斂聚之道也言重賦傷民民以在上為讎重賦乃是斂讎也既為重賦又急行暴虐此所以益招民怨是乃自召敵讎不懈怠也上下各有罪合於一紂之身言紂化之使然也故使民多瘠病而無詔救之者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起而受其敗商其没亡喪滅我無所為人臣僕言不可別事他人必欲諫取死也我教王子出奔於外是道也我久云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不肯我乃病傷子不得立為王則宜終為殷後若王子不出則我殷家宗廟乃隕墜無主既勸之出即與之別云各自謀行其志人人各自獻達於先王我不顧念行遯之事明期與紂俱死傳正義曰詔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與箕子則別有答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為王

予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為紂之諸父當是實也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為亂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以微子云若之何此答彼意故言四方化紂沈湎不可如何乃罔畏畏文在方興沈酗之下則此無所畏畏者謂當時四方之民也民所當畏惟畏天與人耳故知二畏者上不畏天下不畏賢人違戾耇長與舊有位人即是不畏賢人故不用其教紂無所畏此民無所畏謂法紂故也攘竊同文則攘是竊類釋詁云攘因也是因其自來而取之名攘也說文云犧宗廟牲也曲禮云天子以犧牛天子祭牲必用純色故知色純曰犧也周禮牧人掌牧六牲以供祭祀之牲牷以牷為言必是體全具也故體完曰牷經傳多言三牲知牲是牛羊豕也以犧牷牲三者既為俎實則用者簋簋之實謂黍稷稻粱故云器實曰用謂粢盛也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閒矣故總云盜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為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容使盜

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箕子身為三公下觀世俗故云下視殷民所用治者謂卿士以下是治民之官也以紂暴虐務稱上旨皆重賦傷民民既傷矣則以上為讐泰誓所謂虐我則讐是也重斂民財乃是聚斂怨讐之道既為重斂而又亟行暴虐亟急也急行暴虐欲以威民乃是自召敵讐勤行虐政是不懈怠也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隊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為臣僕言不能與人為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其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為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刻者傷害之意故為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尚為妾改而為妻後生紂

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為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為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為殷後不肯遯以求生言將與紂俱死也或去或留所執各異皆歸於仁孔子稱殷有三仁焉是皆歸於仁也易繫辭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是非一途也何晏云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尚書注疏卷九

尚書注疏卷九考證

說命上傳始求得而命之○王樵曰命官有辭自唐虞有之少僅一言多或數言止於當時面命有書自說命始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傳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臣召南按傳言刻其形象是刻木非繪圖也疏並無一語解刻字後文引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是作繪圖解也疑傳刻字是則字之訛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水經注曰沙澗水出虞山東南逕傅巖歴傅說隱室前俗謂之聖人窟孔安國傳傅說隱於虞虢之間即此處也地理志釋今山西平陸縣東北二十五里俗名隱賢社

又傳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何孟春曰孟子言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墨翟書曰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孔傳謂代胥靡以供食即墨之所謂傭

也臣召南按此說可以補疏所不及賈誼賦曰傅說
胥靡乃相武丁史記曰說為胥靡築於傅險皆實言
說曾犯刑此葢傳聞失實也
疏遂以傅險姓之○以字監本作令今從殿本紀原
文改正
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疏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
○臣照按王官之伯二伯也二伯分掌東西故配日
月

惟干戈省厥躬傳兵不可任非其才疏省其身堪將帥然後授之○臣名南按傳疏解作慎選將才於經文省厥躬義終未協且古制卿士大夫即是將帥文武之途不分上句言衣裳在笥已該括矣朱子謂干戈施於人而必省自己之是非是也

台小子舊學於甘盤疏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傅說○鄭曉曰周公數六臣皆商前王舊臣輔後王者說則高宗所求非其父小乙所遺也周公留

召公專述舊臣故數盤而不及說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傅王者求多聞以立事○臣召南按傳意是王人求多聞為一句也其實王字當讀斷如禹曰帝予何言帝字自為一句

學於古訓乃有獲○朱子曰經籍言學字自說命始王應麟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

惟學遜志務時敏○臣召南按學記引說命此文作敬

孫務時敏鄭注敬道孫業也引斆學半作學學半鄭注言學人乃益已之學半引念終始典於學鄭注典經也言學之不舍業也鄭雖不見古文其解亦自暗合

高宗肜日序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蔡沈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非是金履祥曰蓋高宗之廟祖庚肜祭之日有雊雉之異也序非是臣照按飛雉之異史記殷本紀及封禪書漢書五行志皆據此

序謂武丁因災恐懼脩德中興先儒並無異論金氏因經文首句即稱高宗知此事是祖庚之事意葢謂信小序不如信經文也顧書不必作於高宗時後史所記亦何不可史記云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然則高宗於肜日越有雊雉非祭高宗之肜日也高宗二字讀斷其義自明

西伯既戡黎傳在上黨東北疏黎國漢之上黨郡壺關

所治黎亭是也○括地志故黎城黎侯國在潞州黎城縣東北八十里王應麟曰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之地黎亡而商震矣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侯衛不能救而式微旄邱之詩作衛亦為狄所滅衛之滅猶商之亡也秦拔上黨而趙韓危唐平澤潞而三鎮服形勢豈可忽哉　臣召南按疏所治黎亭所治二字疑衍地理志上黨郡壺關縣注引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後書郡國志曰壺關有

黎亭故黎國劉昭注曰文王戡黎即此然則黎亭是壺關縣鄉亭之名非所治也

祖伊恐傳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疏

貌雖事紂內秉王心○王應麟曰孔傳豈知文王之心哉文王之德之純心與貌異乎

微子傳微圻內國名○地理今釋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鎮即寰宇記所謂微子城在潞東北者也

尚書注疏卷九考證

尚書注疏卷十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竝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傳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更與諸侯期而共伐紂作泰誓三篇傳渡津乃作音義芮如銳反虞芮二國名僉七廉反孟津地名也疏正義曰惟文王受命十有一年武王服喪既畢舉兵伐殷以卜諸侯伐紂之心雖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至十三年紂惡既盈乃復往伐之其年一月戊午之日師渡孟津王誓以戒衆史叙其事作泰誓三篇傳正義曰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則文王以九年而卒也無逸稱文王享國五十年自嗣位至卒非徒九年而已知此十一年者文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至此年爲十一年也詩云虞芮質厥成毛傳稱天下聞虞芮之訟息歸周者四十餘國故知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竝附以爲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至此十一年武王居父之喪三年服畢也案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其時猶在但未知

崩月就如暮春即崩武王服喪至十一年三月大祥至四月觀兵故今文泰誓亦云四月觀兵也知此十一年非武王即位之年者大戴禮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禮記文王世子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計其終年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矣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知此十一年者據文王受命而數之必繼文王年者爲其卒父業故也緯候之書言受命者謂有黄龍玄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命人主其言起於漢哀平之世經典無文焉孔時未有此説咸有一德傳云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此傳云諸侯並附以爲受命之年是孔解受命皆以人事爲言無瑞應也史記亦以斷虞芮之訟爲受命元年但彼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不得與孔同耳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故九年文王卒至此三年服畢此經武王追陳前事云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

觀政于商是十一年伐殷者止爲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言于商知亦至孟津也以一月戊午乃是作誓月日經言十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云戊午次于河朔知此一月戊午是十三年正月戊午日非是十一年正月也序不别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觀兵至而即還畧而不言月日誓則經有年有春故畧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戊午是二十八日以歴推而知之據經亦有其驗漢書律歴志載舊說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武成篇說此伐紂之事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則壬辰近朔而非朔是爲月二日也二日壬辰則此月辛卯朔矣以次數之知戊午是二十八日也不言正月而言一月者以武成經言一月故此序同之武成所以䆁一月者易革卦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象曰君子以治歴明時然則改正治歴必自武王始矣武王以殷之十二月發行正月四日殺紂既入商郊

始改正朔以殷之正月爲周之二月其初發時猶是殷之十二月未爲周之正月改正在後不可追名爲正月以其實是周之正月故史以一月名之顧氏以爲古史質或云正月或云一月不與春秋正月同義或然也易緯稱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鄭玄依而用之言文王生稱王已改正然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若文王身自稱王已改正朔則是功業成矣武王何得云大勲未集欲卒父業也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是追爲王何以得爲文王身稱王已改正朔也春秋王正月謂周正月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其意以正爲文王所改公羊傳漢初俗儒之言不足以取正也春秋之王自是當時之王非改正之王晉世有王愆期者知其不可注公羊以爲春秋制文王指孔子耳非周昌也文王世子稱武王對文王云西方有九國焉君

王其終撫諸呼文王為王是後人追為之辭其言未必可信亦非實也孟者河北地名春秋所謂向盟是也於孟地置津謂之孟津言師渡孟津乃作泰誓知三篇皆渡津乃作也然則中篇獨言戊午次于河朔者三篇皆河北乃作分為三篇耳上篇未次時作故言十三年春中篇既次乃作故言戊午之日下篇則明日乃作言時厥明各為首引故文不同耳尚書遺泰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大常蓼侯孔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三篇諸儒多疑之馬融書序曰泰誓後得案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名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復於上至於王屋流為鵰五至以穀俱來舉火神怪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恊朕卜襲于休祥戎

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禮記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復悉記畧舉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非其本經馬融惟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婁敬說高祖云武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僞泰誓有此文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顒集注尚書於僞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爲彼僞書作傳不知顒何由爲此言梁王兼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爲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此非辭也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

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復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爲篇名也

泰誓上傳大會以誓衆疏傳正義曰經云大會于孟津知名曰泰誓者其大會以誓衆也王肅云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湯誓指湯爲名此不言武誓而别立名者以武誓非一故史推義作名泰誓見大會也牧誓舉戰地時史意也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如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大故稱泰誓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傳三分二諸侯及諸戎狄此周之孟春音義惟十有三年春或作十有一年後人妄看序文輒改之疏正義曰此三篇俱是孟津之上大告諸國之君而發首異者此見大會誓衆故言大會于孟津中篇徇師而誓故言以師

畢會下篇王更徇師故言大巡六師皆史官觀事而為作端緒耳傳正義曰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中篇言羣后以師畢會則周之所有諸國皆集牧誓所呼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知此大會謂三分有二之諸侯及諸戎狄皆會也序言一月知此春是周之孟春謂建子之月也知者按三統歷以殷之十二月武王發師至二月甲子咸劉商王紂彼十二月即周之正月建子之月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傳冢大御治也友諸侯親之稱大君尊之下及我治事衆士大小無不皆明聽誓

疏傳正義曰冢大釋詁文御事是治理之事故通訓御為治也同志為友天子友諸侯親之也泰誓傳曰言志同滅紂今總呼國君皆為大君尊之也下及治事衆士謂國君以外卿大夫

及士諸掌事者大小無不皆明聽誓自士以上皆總戒之也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傳生之謂父母靈神也天地所生惟人為貴疏傳正義曰萬物皆天地生之故謂天地為父母也老子云神得一以靈靈神是一故靈為神也禮運云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言人能兼此氣性餘物則不能然故孝經云天地之性人為貴此經之意天地是萬物之父母言天地之意欲養萬物也人是萬物之最靈言其尤宜長養也紂違天地之心而殘害人物故言此以數之與下句為首引也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人誠聰明則為大君而為衆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傳沈湎嗜酒冒

亂女色敢行酷暴虐殺無辜音義亶丁但反湎面善反冒莫報反注下同嗜市志反切韻常利反酷苦毒反疏傳正義曰人被酒困若沈於水酒變其色湎然齊同故沈湎為嗜酒之狀冒訓貪也亂女色荒也酷解經之暴殺解經之虐皆果敢為之案說文云酷酒厚味也酒味之厚必嚴烈人之暴虐與酒嚴烈同故謂之酷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傳一人有罪刑及父母兄弟妻子言淫濫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所以政亂疏傳正義曰秦政酷虐有三族之刑謂非止犯者之身乃更上及其父下及其子經言罪人以族故以三族解之父母前世也兄弟及妻當世也子孫後世也一人有罪刑及三族言淫濫也古者臣有大功乃得繼世在位而紂之官人不以賢才而以父兄已濫受寵子弟頑愚亦用不堪其職所以政亂官人以世惟當

用其子耳而傳兼言兄者以紂為惡或當因兄用弟故以兄協句耳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傳土高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謂服飾過制言匱民財力為奢麗音義榭爾雅云有木曰榭本又作謝陂彼皮反障之亮反匱其媿反疏傳正義曰釋宮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李巡曰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而兩名此傳不解宮室義當然也釋宮又云闍謂之臺有木者謂之榭李巡曰臺積土為之所以觀望也臺上有屋謂之榭又云無室曰榭四方而高曰臺孫炎曰榭但有堂也郭璞曰榭即今之堂埋也然則榭是臺上之屋歇前無室今之廳是也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障澤之水使不流溢謂之陂停水不流謂之池侈亦奢也謂衣服采飾過於制度言匱竭民之財力為奢麗也顧氏亦云華侈服飾二劉

以為宮室之上而加侈服據孔傳云服飾過制即謂人之服飾二劉之說非也殷本紀云紂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益收狗馬奇物充牣宮室益廣沙丘苑臺多聚野獸飛鳥置其中大聚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間說紂奢侈之事書傳多矣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傳忠良無罪焚炙之懷子之婦刳剔視之言暴虐音義刳口胡反剔他歷反孕以證反徐養證反疏正義曰焚炙俱燒也刳剔謂割剝也說文云刳刲也今人去肉至骨謂之剔去是剔亦刲之義也武王以此數紂之惡必有忠良被炙孕婦被刳不知其姓名為誰也殷本紀云紂為長夜之飲時諸侯或叛妲己以為罰輕紂欲重刑乃為熨斗以火燒之然使人舉輒爛其手不能勝紂怒乃更為銅柱以膏塗之亦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緣之足滑跌墜入中紂與妲己以為大樂名曰炮烙之刑是

紂焚炙之事也後文王獻洛西之地赤壤之田方千里請紂除炮烙之刑紂許之皇甫謐作帝王世紀亦云然謐又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即引此為刳剔孕婦也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傳言天怒紂之惡命文王敬行天罰功業未成而崩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傳父業未就之故故我與諸侯觀紂政之善惡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傳悛改也言紂縱惡無改心平居無故廢天地百神宗廟之祀慢之甚音義悛七全反疏傳正義曰左傳稱長

惡不悛悛是退前創改之義故為改也觀政于商紂當恐怖言紂縱惡無改悔之心平居無故不事神祇是紂之大惡上帝舉其尊者謂諸神悉皆不事故傳之百神以該之不事亦是不祀別言遺厥先宗廟弗祀遺棄祖父言其慢之甚也犧牲粢盛既于凶盜傳凶人盡盜食之而紂不罪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傳紂言吾所以有兆民有天命故羣臣畏罪不爭無能止其慢心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傳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以政之為立師以教之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傳當能助天寵安天下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傳越遠也言己志欲

為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遠其志 音義 粢音咨黍稷曰粢盛音成在器曰盛懲直承反爭爭鬬之爭為于偽反相息亮反否方有反 疏 正義曰已上數紂之罪此言伐紂之意上天佑助下民不欲使之遭害故命我為之君上使臨政之為之師保使教誨之為人君為人師者天意如此不可遠天我今惟其當能佑助上天寵安四方之民使民免於患難今紂暴虐無君師之道故今我往伐之不知伐罪之事為有罪也為無罪也不問有罪無罪志在必伐我何敢有遠其本志而不伐之傳正義曰衆民不能自治立君以治之立君治民乃是天意言天佑助下民為立君也治民之為君教民之為師君既治之師又教之故言作之君作之師師謂君與民為師非謂别置師也天愛下民為立君立師者當能佑助天意寵安天下不奪民之財力不妄非理刑殺是助天寵愛民也越者踰越超遠之義故為遠也武王伐紂内實為民除害外則以

臣伐君故疑其有罪與無罪言已志欲為民除害無問是之與否不敢遠其志言已本志欲伐何敢遠本志捨而不伐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傳力鈞則有德者勝德鈞則秉義者强揆度優劣勝負可見音義度徒洛反下注同疏正義曰德者得也自得於心義者宜也動合事宜但德在於身故言有德德義施於行故言秉執武王志在養民動為除害有君人之明德執利名之大義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示以必勝之道令士衆勠力而戰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傳人執異心不和諧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傳三千一心言同欲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傳紂之為惡一以貫之惡貫已

滿天畢其命今不誅紂則爲逆天與紂同罪音義億十萬曰億貫古亂反疏傳正義曰紂之爲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一以貫之其惡貫已滿矣物極則反天下欲畢其命故上天命我誅之今我不誅紂則是逆天命無恤民之心是我與紂同罪矣猶如律故縱者與同罪也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傳祭社曰宜冢土社也言我畏天之威告文王廟以事類告天祭社用汝衆致天罰於紂音義類師祭名冢中勇反厎之履反疏傳正義曰釋天引詩云乃立冢土戎醜攸行即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曰宜求見福祐也是祭社曰宜冢訓大也社是土神故冢土社也毛詩傳云冢土大社

也受命文考是告廟以行故為告文王廟也王制云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此受命文考卽是造乎禰也王制以神尊卑為次故先言帝社後言禰此以廟是已親若言家內私義然後告天故先言受命文考而後言類于上帝舜典類于上帝傳云告天及五帝此以事類告天亦當如彼也罰紂是天之意故用汝衆致天罰於紂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傳矜憐也言天除惡樹善與民同**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傳穢惡除則四海長淸**時哉弗可失**傳言今我伐紂正是天人合同之時不可違失音義從才容反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傳次止也戊午渡河而誓既誓而止於河之北疏傳正義曰次是止舍之名穀梁傳亦云次止也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上篇是渡河而誓未及止舍而先誓之此次于河朔者是既誓而止於河之北也莊三年左傳例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次直取止舍之義非春秋三日之例也何則商郊去河四百餘里戊午渡河甲子殺紂相去纔六日耳是今日次訖又誓明日誓訖即行不容三日止于河旁也

羣后以師畢會傳諸侯盡會次也

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傳徇循也武王在西故稱西土音義徇以俊反字詁云徇巡也疏傳正義曰說文云徇疾也

循行也狗是疾行之意故以狗為循也下篇大巡六師義亦然也此誓總戒衆軍武王國在西偏此師皆從西而來故稱西土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傳言吉人竭日以為善凶人亦竭日以行惡今商王受力行無度傳行無法度竭日不足故曰力行播棄犂老昵比罪人傳鮐背之耇稱犂老布棄不禮敬昵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音義竭巨列反又苦蓋反犂力私反又力兮反昵女乙反比毗志反鮐他來反又音怡魚名逋布吳反

疏傳鮐正義曰釋詁云鮐背耇老壽也舍人曰鮐背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也孫炎曰耇面凍犂色似浮垢也然則老人背皮似鮐面色似犂故鮐背之耇稱犂

老傳以播為布布者徧也言徧棄之不禮敬也昵近釋詁文孫炎曰昵親近也牧誓數紂之罪云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知紂所親近罪人謂天下逋逃之小人也淫酗肆虐臣下化之傳過酗縱虐以酒成惡臣下化之言罪同音義酗況具反疏傳正義曰酗是酒怒淫酗共文則淫非女色故以淫為過言飲酒過多也肆是放縱之意酒過則酗縱情為虐以酒成此暴虐之惡臣下化之而為之由紂惡而臣亦惡言君臣之罪同也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傳臣下朋黨自為仇怨脅上權命以相誅滅籲呼也民皆呼天告冤無辜紂之穢德彰聞天地言罪惡深音義脅虛業反籲音喻穢於廢反疏正義曰小人好怨天性之

常化紂淫酗怨怒無已臣下朋黨共為一家與前人並作仇敵脅上權命以相滅亡無罪之人怨嗟呼天紂之穢惡之德彰聞天地言其罪惡深也傳正義曰脅上謂紂既昏迷朝無綱紀姦宄之臣脅於在下假用在上之權命脅之更相誅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傳言君天下者當奉天以愛民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傳桀不能順天流毒虐於下國萬民言凶害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傳言天助湯命使下退桀命惟受罪浮于桀傳浮過音義辟必亦反疏傳正義曰物在水上謂之浮浮者高之意故為過也桀罪已大紂又過之言紂惡之甚故下句說其過桀之狀案夏本紀及帝王世紀云諸侯叛桀關龍逢引皇圖而諫桀殺之伊尹諫桀桀曰天之有

日如吾之有民日亡吾乃亡矣是桀亦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而云過於桀者殷本紀云紂剖比干觀其心桀殺龍逢無剖心之事又桀惟比之於日紂乃詐命於天又紂有炮烙之刑又有刳胎斮脛之事而桀皆無之是紂罪過於桀也剝喪元良賊虐諫輔傳剝傷害也賊殺也元善之長良善以諫輔紂紂反殺之音義喪息浪反長丁丈反疏傳正義曰說文云剝裂也一曰剝割也裂與割俱是傷害之義也殺人謂之賊故賊為殺也元者善之長易文言文良之為善書傳通訓也元良俱善而雙擧之者言其剝喪善中之善為害大也以諫輔紂紂反殺之卽比干是也上篇言焚炙忠良與此經相類而復言此者以殺善人為惡之大故重陳之也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傳言紂所以罪過於桀

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傳其視紂罪與桀同辜言必誅之音義已音紀疏傳正義曰紂罪過於桀而言與桀同辜者罪不過死合死之罪同言必誅也

天其以予乂民傳用我治民當除惡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傳言我夢與卜俱合於美善以兵誅紂必克之占疏傳正義曰夢者事之祥人之精爽先見者也占其吉凶或有其驗聖王採而用之我卜伐紂得吉夢人戰勝禮記稱卜筮不相襲襲者重合之義訓戎為兵夢卜俱合於美是以兵誅紂必克之占也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强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强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蓍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

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傳平人凡人也雖多而執心用德不同疏傳正義曰昭二十四年左傳此文服虔杜預以夷人為夷狄之人即如彼言惟云億兆夷人則受率其旅若林即曾無華夏人矣故傳訓夷為平平人為凡人言其智慮齊識見同人數雖多執心用德不同心謂謀慮德為用行智識既齊各欲申意故心德不同也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傳我治理之臣雖少而心德同音義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及文母治直吏反疏傳正義曰釋詁云亂治也故謂我治理之臣有十人也十人皆是上智咸識周是殷非故人數雖少而心德同同佐武王欲共滅紂也論語引此云有亂臣十人而孔子論之有一婦人焉則十人之內其一是婦人故先儒鄭玄等皆

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傳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疏傳正義曰詩毛傳亦以周為至相傳為此訓也武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紂黨不多於周但辭有激發旨有抑揚欲明多惡不如少善故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傳言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傳已能無惡于民民之有過在我教不至音義惡烏路反一音如字疏正義曰言此者以上云民之所惡天必誅之已今有善不為民之所惡天必佑我令教化百姓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實在我一人之身此百姓與下百姓懔懔皆謂天下衆民也今

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傳揚舉也言我舉武事侵入紂郊疆伐之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傳桀流毒天下湯黜其命紂行凶殘之德我以兵取之伐惡之道張設比於湯又有光明音義疆居良反疏正義曰既與天下為仇則當為之除害今我必往伐紂我之武事惟於此舉之侵紂之疆境取彼為凶殘之惡者若得取而殺之是我伐凶惡之事用張設矣湯惟放逐我能擒取是比於湯又益有光明傳正義曰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是揚舉義同故揚為舉也於時猶在河朔將欲行適商都言我舉武事侵入紂之郊疆往伐之也春秋之例有鐘鼓曰伐無曰侵此實伐也言往侵者侵是入之意非如春秋之例無鐘鼓也

勗哉夫子

罔或無畏寧執非敵傳勗勉也夫子謂將士無敢有無畏之心寧執非敵之志伐之則克矣音義勗許玉反將子匠反下篇注同疏正義曰取得紂則功多於湯宜勉力哉夫子將士等呼將士令勉力也以兵伐人當臨事而懼汝將士等無敢有無畏輕敵之心寧執守似前人之強非己能敵之志以伐之如是乃可克矣傳正義曰勗勉釋詁文呼將士而誓之知夫子是將士也老子云禍莫大於輕敵故令將士無欲有無畏之心令其必以前敵為可畏也論語稱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令軍士等不欲發意輕前人寧執非敵之志恐彼強多非我能敵執此志以伐之則當克矣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傳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若崩摧其角無所容頭音義懍力甚反疏

傳正義曰懍懍是怖懼之意言民畏紂之虐危懼不安其志懍懍然以畜獸為喻民之怖懼若似畜獸崩摧其頭角然無所容頭顱氏云常如人之欲崩其角也言容頭無地隱三年穀梁傳曰高曰崩頭角之稱崩體之高也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傳汝同心立功則能長世以安民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傳是其戊午明日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衆士百夫長已上音義令力政反重直用反長丁丈反已音以上時掌反疏傳正義曰上篇未次而誓故畧言大會中篇既次乃誓為

文稍詳故言以師畢會此篇最在其後為文益詳故言大巡六師巡遶周徧大其事故稱大也師者衆也天子之行通以六師為言於時諸侯盡會其師不啻六也師出以律易師卦初六爻辭也律法也行師以法即誓勑賞勸事也禮成於三故為三篇之誓三度申重號令為重慎艱難之義也孫子兵法三令五申之此誓三篇亦為三令之事也牧誓王所呼者從上而下至百夫長而止知此衆士是百夫長以上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傳言天有明道其義類惟明言王所宜法則疏傳正義曰孝經云則天之明昭二十五年左傳云以象天明是治民之事皆法天之道天有尊卑之序人有上下之節三正五常皆在於天有其明道此天之明道其義類惟明言明白可效王者所宜法則之將言商王不法天道故先標二句於前其下乃述

商王違天之事言其罪宜誅也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傳輕狎五常之教侮慢不行大為怠惰不敬天地神明音義惰徒臥反疏傳正義曰鄭玄論語注云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意與侮同傳因文重而分之五常即五典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者人之常行法天明道為之輕狎五常之教侮慢而不遵行之是違天顯也訓荒為大大為怠惰不敬謂不敬天地神明也上篇云不事上帝神祇知此不敬天地神明也禮云毋不敬傳舉天地以言明每事皆不敬也自絶于天結怨于民傳不敬天自絶之酷虐民結怨之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傳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忠諫謂其心異於人

剖而觀之酷虐之甚音義斮側畧反又士畧反朝陟遥反脛户定反剖普口反耐乃代反疏傳正義曰釋器云魚曰斮之樊光云斮斫也說文云斮斬也斮朝涉水之脛必有所由知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疑其骨髓有異斮而視之其事或當有所出也殷本紀云微子既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强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是紂謂比干心異於人剖而觀之言酷虐之甚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傳痡病也言害所及遠音義痡徐音敷又普吳反疏傳正義曰痡病釋詁文紂之毒害未必徧及夷狄而云病四海者言害所及者遠也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傳回邪也姦邪之人反尊信之可法以安者反放退之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傳屏棄常法而

不顧箕子正諫而以為囚奴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傳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惡事作過制技巧以恱耳目之欲音義邪似嗟反技其綺反褻息列反疏正義曰不修謂不掃治也不享謂不祭祀也與上篇不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其事一也重言之耳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二者大同但技據人身巧指器物為異耳上帝弗順祝降時喪傳祝斷也天惡紂逆道斷絕其命故下是喪亡之誅音義喪蘇浪反斷丁管反惡烏路反疏傳正義曰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子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云祝斷也是相傳訓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傳孜孜勸勉不

怠音義孜音滋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傳武王述古言以明義言非惟今惡紂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傳言獨夫失君道也大作威殺無辜乃是汝累世之讎明不可不誅樹德務滋除惡務本傳立德務滋長去惡務除本言紂為天下惡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傳言欲行除惡之義絕盡紂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傳迪進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也成汝君之功音義殄徒典反殲子廉反毅牛既反疏傳正義曰迪進登成皆釋詁文殺敵

為果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果謂果敢毅謂強決能
殺敵人謂之為果言能果敢以除賊致此果敢是名為
毅言能強決以立功皆言其心不猶豫也
軍法以殺敵為上故勸令果毅成功也功多有厚賞
不迪有顯戮傳賞以勸之戮以威之嗚呼惟我文考若
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傳稱父以感衆也言
其明德充塞四方明著岐周惟我有周誕受多方傳言
文王德大故受衆方之國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予克受
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傳推功於父言文王無罪於天
下故天佑之人盡其用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

子無良傳若紂克我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疏傳正義曰言克受乃是文王之功若受克予非是文王之罪而言非我父罪我之無善之致者其意言勝非我功敗非非父咎崇孝罪己以求衆心耳

序武王戎車三百兩傳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三百人傳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音義車音居釋名云古者聲如居所以居人也今曰車聲近舍車舍也韋昭辯釋名云古皆尺遮反漢始有音居長丁丈反卒子忽反賁音奔稱尺證反疏正義曰武

王以兵戎之車三百兩虎賁之士三百人與受戰於商郊牧地之野將戰之時王設言以誓衆史敘其事作牧誓傳正義曰孔以虎賁三百人與戎車數同王於誓時所呼有百夫長因謂虎賁即是百夫之長一人而乘一車故云兵車百夫長所載也數車之法一車謂之一兩詩云百兩迓之是車稱兩也風俗通說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屨有兩隻亦稱為兩詩云葛屨五兩即其類也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司馬法文也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凡二萬一千人計車有七十二人三百乘當有二萬一千六百人孔略六百而不言故云舉全數顧氏亦同此解孔既用司馬法一車七十二人又云兵車百夫長所載又下傳以百夫長為卒帥是實領百人非惟七十二人依周禮大司馬法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一鄉出一軍鄉為正遂為副若鄉遂不足則徵法于邦國則司馬法六十四井為甸計有五百七十六夫共

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至於臨敵對
戰布陳之時則依六鄉軍法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
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故左傳云先
偏後伍又云廣有一卒卒偏之兩非直人數如此車
數亦然故周禮云乃會車之卒伍鄭云車亦有卒伍
左傳戰于繻葛杜注云車二十五乘為偏是車亦為
卒伍之數也則一車七十二人者自計元科兵之數
科兵既至臨時配割其車雖在其人分散前配車之
人臨戰不得還屬本車當更以虎賁甲士配車而戰
孔舉七十二人元科兵數者欲總明三百兩人之大
數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者欲見臨敵實一車有百人
既虎賁與車數相當又經稱百夫長故孔為此說周
禮虎賁氏之官其屬有虎士八百人是虎賁為勇士
稱也若虎之賁走逐獸言其猛也此虎賁必是軍内
驍勇選而為之當時謂之虎賁樂記云虎賁之士說
劍謂此也孔意虎賁即是經之百夫長故云皆百夫

長也

牧誓傳至牧地而誓衆音義 牧如字徐一音茂說文作坶云地名在朝歌南七十里字林音母

時甲子昧爽傳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音義 昧音妹爽明也昧爽謂早旦也馬云昧未旦也

疏傳正義曰春秋主書動事編次為文於法日月時年皆具其有不具史闕耳尚書惟記言語直指設言之日上篇戊午次于河朔洛誥戊辰王在新邑與此甲子皆言有日無月史意不為編次故不具也是克紂之月甲子之日是周之二月四日以歷推而知之也釋言云晦冥也昧亦晦義故為冥也冥是夜爽是明夜而未明謂早旦之時蓋雞鳴後也爲下

朝至發端朝即昧爽時也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傳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癸亥夜陳甲子朝誓將與紂戰音義陳直刃反

疏傳正義曰傳言在紂近郊三十里或當有所據也皇甫謐云在朝歌南七十里不知出何書也言至于商郊牧野知牧是郊上之地戰在平野故言野耳詩云于牧之野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繼牧言野明是牧地而鄭玄云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案經至于商郊牧野乃誓豈王行已至於郊乃復倒退適野誓訖而更進兵乎何不然之甚也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癸亥夜已布陳故甲子朝而誓衆將與紂戰故戒物之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傳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

事於教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苦之音義杖徐直亮反鉞音越木又作戉旄音毛馬云白旄牛尾麾許危反逖他歷反疏傳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名天鉞廣雅云鉞斧也斧稱黄鉞故知以黄金飾斧也鉞以殺戮殺戮用右手用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其意言惟教軍人不誅殺也把旄何以白旄用白者取其易見也逖遠釋詁文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同志為友言志同滅紂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傳治事三卿司徒主民司馬主兵司空主土指誓戰者疏傳正義曰孔以於時已稱王而有六師亦應已置六卿今呼治事惟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是指誓戰者故不及大宰大宗司

寇也其時六卿具否不可得知但據此三卿為說耳此御事之文指三卿而說是不通於亞旅已下

亞旅 師氏傳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者

疏 傳正義曰亞次釋言文旅衆釋詁文此及左傳皆卿下言亞旅知是大夫其位次卿而數衆故以亞次名之謂諸是四命之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師氏亦大夫其官掌以兵守門所掌尤重故別言之周禮師氏中大夫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内列鄭玄云内列蕃營之在内者也守之如守王宮

千夫長百夫長 傳師帥卒帥帥所類反下同

疏 傳正義曰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孔以師雖二千五百人衆全數亦得為千夫長長與帥其義同是千夫長亦可以稱師故以千夫長為師帥百夫長為卒帥王肅云師長

卒長意與孔同順經文而稱長耳鄭玄以為師帥旅帥也與孔不同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傳八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羌在西蜀叟髳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音義羌徐起良反說文云西戎牧羊人髳茂侯反濮音卜叟所求反又蘇走反

疏傳正義曰九州之外四夷大名則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其在當方或南有戎而西有夷此八國並非華夏故大判言之皆蠻夷戎狄屬文王者國名也此八國皆西南夷也文王國在於西故西南夷先屬焉大劉以蜀是蜀郡顯然可知孔不說又退庸就濮解之故以次先解羌云羌在西蜀叟者漢世西南之夷蜀名為大故傳據蜀而說左思蜀都賦云三蜀之豪時來時往是蜀都分為三羌在其西故云西蜀叟叟者蜀夷之別名故後漢書興平元年馬騰劉範謀誅李傕益州牧劉

馬遣叟兵五千人助之是蜀夷有名叟者也髳微在巴蜀者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盧彭在西北者在東蜀之西北也文十六年左傳稱庸與百濮伐楚楚遂滅庸是庸濮在江漢之南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傳稱舉也戈戟干楯也音義比徐扶志毗志二反楯食準反又音允

疏傳正義曰稱舉釋言文方言云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間謂之戈是戈即戟也考工記云戈柲六尺有六寸車戟常鄭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然則戈戟長短異名而云戈者即戟戈戟長短雖異其形制則同此云舉戈宜舉其長者故以戈為戟也方言又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是干楯為一也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傳言無晨鳴之道牝雞之

晨惟家之索傳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音義牝頻引反徐扶忍反索西各反疏傳正義曰禮記檀弓曰吾離羣而索居則索居為散義鄭玄云索散也物散則盡故索為散也牝雞雌也爾雅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而此言牝雞者毛詩左傳稱雄狐是亦飛走通也此以牝雞之鳴喻婦人知外事故重申喻意云雌代雄鳴則家盡婦奪夫政則國亡家總貴賤為丈言家以對國耳將陳紂用婦言故舉此古人之語紂直用婦言耳非能奪其政舉此言者專用其言賞罰由婦即是奪其政矣婦人不當知政是別外內之分若使賢如文母可以興助國家則非牝雞之喻矣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傳妲己惑紂紂信用之音義妲丹達反己音紀紂妾也疏傳正義曰晉語云殷辛伐有蘇氏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

有寵而亡殷殷本紀云紂嬖于婦人愛妲己惟妲己之言是從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與言者貴之妲己所憎者誅之為長夜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而諸侯有叛者妲己曰罰輕誅薄威不立耳紂乃重刑辟為炮烙之法妲己乃笑武王伐紂斬妲己頭懸之於小白旗上以為亡紂者此女也

昏棄厥肆祀弗荅傳昏亂肆陳荅當也亂棄其所陳祭祀不復當享鬼神音義復扶又反

疏傳正義曰昏闇者於事必亂故昏為亂也詩云肆筵設席肆者陳設之意毛傳亦以肆為陳也對荅相當之事故荅為當也紂身昏亂棄其冝所陳設祭祀不復當享鬼神與上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亦一也不事神祇悉之大旨故泰誓及此三言之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傳王父祖之昆弟母弟同母弟言棄其骨肉不接

之以道疏傳正義曰釋親云父之考為王父則王父是祖也紂無親祖可棄故為祖之昆弟棄其祖之昆弟則父之昆弟亦棄之矣春秋之例母弟稱弟凡春秋稱弟皆是母弟也母弟謂同母之弟同母尚棄別生者必棄矣舉尊親以見卑疎也遺亦棄也言紂之昏亂棄其所遺骨肉之親不接之以道經先言棄祀棄親者鄭玄云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所以亡也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傳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傳士事也用為卿大夫典政事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傳使四方罪人暴虐姦宄於都邑音義俾必爾反使也徐甫婢反下同宄音軌疏傳正義曰暴虐謂殺害殺害加於人

故言於百姓姦宄謂劫奪劫奪有處故言於商邑百姓亦是商邑之人故傳總言於都邑也今予發

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傳今日戰事就敵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

一心音義愆去乾反疏傳正義曰戰法布陳然後相向故設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焉欲其相得力也樂記稱進旅退旅以旅為衆也言當衆進一心也夫子勗哉不愆于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傳夫子謂將士勉勵之

伐謂擊刺小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為例音義勗許六反刺七亦反

疏傳正義曰此及下文三云夫子此勗哉在下下勗哉在上此先呼其人然後勉之此既言然下先令勉勵

乃呼其人各與下句為目也上有戈矛戈謂擊兵矛謂刺兵故云伐謂擊刺此伐猶伐樹然也勗哉夫子尚桓桓傳桓桓武貌疏傳正義曰釋訓云桓桓威也詩序云桓武志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傳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欲使士衆法之奮擊于牧野音義貔音毗羆彼皮反爾雅云羆如熊黃白文疏傳正義曰釋獸云貔白狐其子㲉舍人曰貔名白狐其子名㲉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屬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傳商衆能奔來降者不迎擊之如此則所以役我西土之義音義迓五嫁反馬作禦禁也役馬云為也為子偽反疏傳正義曰迓訓迎也不迎擊商衆能奔來降者兵法不誅降也役謂使用也如此不殺降人則所以使用我西土之義用

義於彼令彼知我有義也王肅讀御為禦言不禦能奔走者如殷民欲奔走來降者無逆之奔走去者可不禦止役為也盡力以為我西土與孔不同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傳臨敵所安汝不勉則於汝身有戮矣

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傳往誅紂克定偃武修文歸馬牛於華山桃林之牧地識其政事傳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作武成傳武功成文事修音義獸徐始售反本或作嘼許救反疏正義曰武王之伐殷也往則陳兵伐紂歸放牛馬為獸記識殷家美政善事而行用之史敘其事作武成傳正義曰此序於經于政伐商是往伐也歸馬放牛是歸獸也故傳引經以解

之爾雅有釋獸釋畜畜獸形相類也在野自生為獸人家養之為畜歸馬放牛不復乘用使之自生自死若野獸然故謂之獸獸以野澤為家故言歸也紂以昏亂而滅前世政有善者故訪問殷家政教記識善事以為治國之法經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是也

武成傳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成於克商疏 正義曰此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惟辭又首尾不結體裁異於餘篇自惟一月至受命于周史敘伐殷往反及諸侯大集為王言發端也自王若曰至大統未集述祖父已來開建王業之事也自予小子至名山大川言已承父祖之意告神陳紂之罪也自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王自陳告神之辭也既戊午已下又是史敘往伐殺紂入殷都布政之事無作神羞以下惟告神其辭不結文義不成非述作之體案左傳

荀偃禱河云無作神羞具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蒯聵禱祖云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彼二者於神羞之下皆更申己意此經無作神羞下更無語直是與神之言猶尚未訖且冢君百工初受周命王當有以戒之如湯誥之類宜應說其除害與民更始創以爲惡之禍勸以行道之福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辭而已欲征則殷勤誓衆既克則空話禱神聖人有作理必不爾竊謂神羞之下更合有言簡編斷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稱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復知明是見在諸篇亦容脫錯但孔此篇首尾具又既取其文爲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　傳正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詩之文也彼言武功謂始伐崇耳殷紂尚在其功未成成功在於克商今武始成矣故以武成名篇以泰誓繼文

王之年故本之於文王鄭云著武道至此而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傳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旁近也月二日近死魄音義旁步光反魄普白反說文作霸匹革反云月始生魄然貌近附近之近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傳翼明步行也武王以正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二十八日渡孟津厥四月哉生明王来自商至于豐傳其四月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與死魄互言乃偃武修文傳倒載干戈包以虎皮示不用行禮射設庠序修文教歸馬

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傳山南曰陽桃林在華山東皆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示天下不復乘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傳四月丁未祭告后稷以下文考文王以上七世之祖駿大也邦國甸侯衛服諸侯皆大奔走於廟執事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傳燔柴郊天望祀山川先祖後郊自近始音義戌徐音恤豐芳弓反文王所都也華胡化胡瓜二反華山在弘農長丁丈反復扶又反駿荀俊反豆本作梪籩音邊上時掌反燔音煩疏正義曰此歷叙伐紂往反祀廟告天

時日說武功成之節也一月壬辰旁死魄謂伐紂之年周正月辛卯朔其二日是壬辰也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周于征伐商謂正月三日發鎬京始東行也其月二十八日戊午渡河泰誓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泰誓中篇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是也二月辛酉朔甲子殺紂牧誓云時甲子昧爽乃誓是也其年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庚申朔四月己丑朔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謂四月三日月始生明其日當是辛卯也丁未祀于周廟四月十九日也越三日庚戌柴望二十二日也正月始往伐四月告成功史紀其節見其功成之次也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死魄越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於天位越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于周廟與此經不同彼是焚書之後有人僞爲之漢世謂之逸書其後又亡其篇鄭玄云武成逸書建

武之際亡謂彼偽武成也傳正義曰將言武城遠本其始此本說始伐紂時一月周之正月是建子之月殷十二月也此月辛卯朔朔是死魄故月二日近死魄魄者形也謂月之輪郭無光之處名魄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律歷志云死魄朔也生魄望也顧命云惟四月哉生魄傳云始生魄月十六日也月十六日為始生魄是一日為始死魄二日近死魄也顏氏解死魄與小劉同大劉以三日為始死魄二日為旁死魄旁死魄無文而記之者與下日為發端猶今之將言日必先言朔也翼明釋言文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彼相對為名耳散則可以通故步為行也周去孟津千里以正月三日行自周二十八日渡孟津凡二十五日每日四十許里所之宜也詩云于三十里毛傳云師行三十里蓋言其大法耳其四月此代商之四月也哉始釋詁文顧命傳以哉生魄為十六日則哉生明為月初矣以三日月光見故傳言始生明月三日也此經無

日未必非二日也生明死魄俱是月初上云死魄此云生明而魄死明生互言耳樂記云武王克殷濟河而西車甲衅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是偃武修文之事故傳引之郊射是禮射也王制論四代學名云虞謂之庠夏謂之序故言設庠序修文教也釋山云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李巡曰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云朝陽陽以見日為名故知山南曰陽杜預云桃林之塞今弘農華陰縣潼關是也是在華山東也指其所往謂之歸據我釋之則云放牧放牛歸馬互言之耳華山之旁尤乏水草非長養牛馬之地欲使自生自死此是戰時牛馬故放之示天下不復乘用易繫辭云服牛乘馬服乘俱是用義故以服總牛馬以四月之字隔文已多故言四月丁未此以成功設祭明其徧告羣祖知告后稷以下后稷則始祖以下容毀廟也天子七廟故云文考文王

以上七世之祖見是周廟皆祭之故經總云周廟也駿大釋詁文周禮六服侯甸男采衛要此畧舉邦國在諸侯服故云甸侯衛其言不次詩頌云駿奔走在廟故云皆大奔走於廟執事也名誥云越三日者皆從前至今爲三日此從丁未數之則爲四日蓋史官不同立文自異或此三當爲四由字積與誤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傳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諸侯與百官受政命於周明一統音義暨其器反

疏傳正義曰月以望虧望是月半望在十六日爲多通率在十六日者四分居三其一在十五日耳此言既生魄故言魄生明死十五日之後也丁未祀于周廟已是此月十九日矣此受命于周繼生魄言之則受命在祀廟之前故祀廟之時諸侯已奔走執事豈得未受周命已助周祭明其受命在祀廟前矣史官探其時日先言告武成既訖然後却說

受命政文在下耳諸侯與百官舊有未屬周者今皆受政命于周於此時始天下一統也顧氏以既生魄謂庚戌已後雖十六日始生魄從十六日至晦皆為生魄但不知庚戌之後幾日耳

王若曰嗚呼羣后傳順其祖業歎美之以告諸侯惟先王建邦啓土傳謂后稷也尊祖故稱先王疏傳正義曰此先王文在公劉之前知謂后稷也后稷非王尊其祖故稱先王周語云昔我先王后稷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王之先祖故稱王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后稷始封於邰故言建邦啓土

公劉克篤前烈傳后稷曾孫公爵劉名能厚先人之業疏傳正義曰周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為后稷曾孫也本紀云公劉之後有公非公祖之類

知公是爵殷時未諱故稱劉名先公多矣獨三人稱公當時之意耳本紀云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百姓懷之多從而歸保馬周道之興自此之後是能厚先人之業也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傳大王修德以翦齊商人始王業之肇迹王季纘統其業乃勤立王家音義大音太肇音兆王迹于況反又如字注王業王功同疏傳正義曰詩云后稷之孫實惟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是大王翦齊商人始王業之兆迹也周本紀云王季修古公之道諸侯順之是能纘統大王之業勤立王家之基本也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傳言我文德之父能成其王功大當天命以撫綏四方中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

其德傳言天下諸侯大者畏威小者懷德是文王威德之大疏正義曰大邦力足拒敵故言畏其力小邦必畏矣小邦或被棄遺故言懷其德大邦亦懷德矣量事爲文也惟九年大統未集傳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統未就疏傳正義曰文王斷虞芮之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故云大業未就也文王既未稱王而得輒改元年者諸侯自於其國各稱元年是已之所稱容或中年得改矣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漢初文帝二元景帝三元此必有因於古也伏生司馬遷韓嬰之徒不見此書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故鄭玄等皆依用之予小子其承厥志傳言承文王本意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傳致商之罪謂伐

紂之時后土社也名山華岳大川河音義底之履反疏傳正義曰致商之罪謂伐紂之時欲將伐紂告天乃發故文在所過之上禮天子出征必類帝宜社此告皇天后土即泰誓上篇類于上帝宜于冢土故云后土社也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句龍為后土后土為社是也僖十五年左傳云戴皇天而履后土彼晉大夫要秦伯故以地神后土而言之與此異也自周適商路過河華故知所過名山華岳大川河也山川大乃有名名大互言之耳周禮大祝云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鄭云用事亦用祭祀告行也

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傳告天社山川之辭大正以兵征之也疏正義曰自稱有道者聖人至公為民除害以紂無道言己有道所以告神求助不得飾以謙辭也稱曾孫者曲禮說諸侯自稱之辭云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

曰曾孫某侯某哀二年左傳蒯聵禱祖亦自稱曾孫皆是言已承藉上祖奠享之意今商王受無道傳無道德暴殄天物害虐烝民傳暴絕天物言逆天也逆天害民所以為無道音義烝之承反疏正義曰天物語闊人在其間以人為貴故別言害民則天物之言除人外普謂天下百物鳥獸草木皆暴絕之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傳逋亡也天下罪人逃亡者而紂為魁主窟聚淵府藪澤言大姦音義萃在醉反藪素口反魁苦回反窟口忽反疏傳正義曰逋亦逃也故以為亡罪人逃亡而紂為魁主魁首也言受用逃亡者與之為魁首為主人萃訓聚也言若蟲之入窟故云窟聚水深謂之淵藏物謂之府史游急就篇云司農少府國之淵淵府類故言淵府水鍾謂之澤無水則

名藪藪澤大同故云藪澤萃淵藪三者各為物室言紂與亡人為主亡人歸若蟲之窟聚魚歸淵府獸集藪澤言紂為大姦也據傳意主字下讀為便昭七年左傳引此文杜預云萃集也天人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與孔異也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傳仁人謂太公周召之徒畧路也言誅紂敬承天意以絶亂路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傳冕服采章曰華大國曰夏及四夷皆相率而使奉天成命音義遏烏末反召上照反本又作郜貊亡白反俾必爾反疏傳正義曰冕服采章對被髮左衽則為有光華也釋詁云夏大也故大國曰夏華夏謂中國也言蠻貊則戎夷可知正言華夏及四夷皆相率而充已使奉天成命欲其共伐紂也

予東征綏厥士女傳此謂十一年會孟津還時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傳言東國士女筐篚盛其絲帛
奉迎道次明我周王為之除害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
周傳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惟爾有神尚克
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傳神庶幾助我渡民危害無
為神羞辱音義篚音匪為于偽反應應對之應相息亮反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傳自河至
朝歌出四百里五日而至赴敵宜速待天休命謂夜雨

止畢陳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傳旅衆也如林言盛多會逆距戰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傳紂衆服周仁政無有戰心前徒倒戈自攻于後以北走血流漂舂杵甚之言音義適亦作蹢陳直刃反注同徐音塵倒丁老反漂匹妙反徐敷妙反又匹消反杵昌呂反疏正義曰自此以下皆史辭也其上闕絕失其本經故文無次第必是王言既終史乃更敘戰事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此句次之故云既戊午也史官敘事得言罔有敵於我師稱我者猶如自漢至今文章之士雖民論國事莫不稱我皆云我大隨以心體國故稱我耳非要王言乃稱我也傳正義曰此四百里驗地爲然戊午明日猶誓於河朔癸亥已

陳於商郊凡經五日日行八十里所以疾者赴敵宜速也帝王世紀云軍至鮪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見王問曰西伯將焉之王曰將攻紂也膠鬲曰然願西伯無我欺王曰不子欺也將之殷膠鬲曰何日至王曰以甲子日以是報矣膠鬲去而報命於紂而雨甚軍卒皆諫王曰卒病請休之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報其主矣吾雨而行所以救膠鬲之死也遂行甲子至於商郊然則本期甲子故速行也周語云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是雨止畢陳也待天休命雨是天之美命也韋昭云雨者天地神人和同之應也天地氣和乃有雨降是雨為和同之應也旅衆釋詁文詩亦云其會如林言盛多也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以距武王紂兵雖則衆多不得有七十萬人是史官美其能破強敵虛言之耳罔有敵于我師言紂衆雖多皆無有敵我之心故自攻於後以北走自攻其後必殺人不多流血漂舂杵甚之言也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仁

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不仁如何其血流漂杵也是言不實也易繫辭云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是杵為舂器也

一戎衣天下大定傳衣服也一著戎服而滅紂言與衆同心動有成功乃反商政政由舊傳反紂惡政用商先王善政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傳皆武王反紂政囚奴徒隸封爲其土商容賢人紂所貶退式其閭巷以禮賢音義著張畧反疏傳正義曰紂囚其人而放釋之紂役其身而增封其墓紂退其人而式其門閭皆是武王反紂政也下句散其財粟亦是反紂於此須有所解因言之耳上篇云囚奴正士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是紂囚之又爲奴役之周禮司厲職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鄭衆云爲之奴者繫於罪隸之

官是因爲奴以徒隷役之也商容賢人之姓名紂所貶退處於私室式者車上之横木男子立乘有所敬則俯而憑式遂以式爲敬名說文云閭族居里門也武王過其閭而式之言此内有賢人式之禮賢也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嚴乎將有急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虎據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爲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内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顔色相副是以知之是說商容之事也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傳紂所積之府倉皆散發以賑貧民音義散西旦反疏傳正義曰藏財爲府藏粟爲倉故言

紂所積之府倉也名曰鹿臺鉅橋則其義未聞散者言其分布發者言其開出互相見也周本紀云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閭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南宮适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賑貧弱也然則武王親式商容之閭又表之也新序云鹿臺其大三里其高千尺則容物多矣此言鹿臺之財則非一物也史記作錢後世追論以錢爲主耳周禮有泉府之官周語稱景王鑄大錢是周時已名泉爲錢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傳施舍已責救乏賙無所謂周有大賚天下皆悅仁服德音義賚力代反徐音來已音以責側界反賙音周本亦作周

疏傳正義曰左傳成十八年晉悼公初立施舍已責成二年楚將起師已責救乏定五年歸粟於蔡以賙急矜無資也杜預以爲施恩惠舍勞役也已責止逋責也皆是恤民之事故傳引之以證大賚所謂周

有大傳論語云凡安國解堯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賚正指此事故言所謂也悅是歡喜服謂聽從感恩則悅見義則服故天下皆悅仁服德也帝王世紀云王命封墓釋囚又歸施鹿臺之珠玉及傾宮之女於諸侯殷民咸喜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況其復藉之乎王之於色也見在者猶歸其父母況其復徵之乎是悅服之事也

列爵惟五傳即所識政事而法之爵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惟三傳列地封國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為三品疏傳正義曰爵五等地三品武王於三既從服法未知周公制禮亦然以否孟子曰北宮錡問於孟子曰周之班爵祿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畧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方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漢書地理志亦云周爵五等其土三等也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漢世儒者多以爲然包咸注論語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謂大國惟百里耳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幷自以國土寬大皆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妄爲說耳鄭玄之徒以爲武王時大國百里周公制禮大國五百里王制之注具矣

建官惟賢傳立官以官賢才位事惟能傳居位理事必任能事重民五教傳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疏正義曰以重總下五事民與五教食喪祭也五教所以教民故與民同句下句食與喪祭三者各爲一事相類而別故以惟目之言此皆聖王所重也論語云所重民食喪祭以論語即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畧之耳

惟食喪祭傳民以食爲

命設禮篤親愛祭祀崇孝養皆聖王所重惇信明義傳使天下厚行信顯忠義崇德報功傳有德尊以爵有功報以祿垂拱而天下治傳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故垂拱而天下治音義養羊亮反任而鴆反拱居勇反治直吏反疏正義曰說文云拱斂手也垂拱而天下治謂所任得人人皆稱職手無所營下垂其拱故美其垂拱而天下治也

尚書注疏卷十

尚書注疏卷十考證

泰誓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傳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觀兵孟津以卜諸侯伐紂之心諸侯僉同乃退以示弱○歐陽修曰此妄說也西伯中間不宜改元而反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反不改元皆妄說也學者知西伯生不稱王而中間不再改元則詩書所載文武之說粲然明白矣或曰序曷稱十一年曰六

經無明文也十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一年耳程子曰序稱十一年經稱十三年必有一誤又曰觀政之說必無此理朱子曰舊有人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　臣召南按漢儒因武成有文考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與泰誓肅將天威大勲未集之文相合則遂謂文王改元稱王者九年又因泰誓首言十有三年春大會孟津而小序乃先言十一年伐殷誓中則又有觀政于商數語可以

附會則遂謂十一年觀兵退以示弱也文王一生竝未稱王即武王十三年以前亦未嘗稱王也故戡黎之篇載在商書而稱曰西伯武王十三年克商始追王三后若十一年先有觀兵之役武成何得言一戎衣天下大定哉此則以經証經可以信其必無者也孔子稱文王服事殷為至德中庸言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豈有異論哉

疏豈得殷紂尚在而稱周王哉○臣召南按顥達此

疏一掃諸儒之謬其引禮記大傳追王之文尤為明確乃毛詩大雅文王鄭箋謂受命而王天下穎達不昌言以闢其誣又復廣引讖緯以曲証之何也

泰誓○王應麟曰古文作大誓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其實大誓與大誥同

惟十有三年春傳此周之孟春疏建子之月也○臣名南按注疏甚確蔡沈謂是夏正建寅之月非也孔傳漢志即屬後人推測而周語伶州鳩謂武王伐殷歲

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前星在天黿則其為周正建子之月明矣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傳謂十一年自孟津還時○林之奇曰漢儒以觀政為觀兵附會於小序言十一年而為周師再舉之說考之於經不合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疏與紂無者為敵雖未交兵揆度優劣勝負可見○　臣照按與紂無者為敵句必有外訛顧無善本可從今仍之

予有亂臣十人疏鄭元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劉敞曰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傳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臣召南按此傳甚明而何晏論語注引孔曰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同出安國一手而所說判然何也

罔或無畏○林之奇曰此篇孔壁續出孔氏為隸古定

其間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故與孟子不同

牧誓序虎賁三百人〇臣召南按孟子言三千人疑此序誤然孔傳觧戎車三百兩既云戎車百夫長所載解此句又云皆百夫長則小序自作三百人與孟子異非字畫訛也

疏正義曰〇此文監本誤刋後標目之下今改正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疏武成云癸亥夜陳未畢而雨〇臣召南按周語伶州鳩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

而雨以夷則之上宫畢之武成無此文也疏誤引耳

武成序識其政事傳記識殷家政教善事以為法○臣召南按孔傳誤解序意經中雖言反商政政由舊而篇名武成自以武功告成為義此篇記言甚少敘事最多故序言之劉敞謂史官具記武王克商所施行之政是也

武成疏武成初藏之日已失其本或壞壁得之始有脫漏○臣召南按古文脫誤此篇為最穎達疑之是也至

謂不得大聚百官惟誦禱詞義理甚確

惟一月壬辰疏漢書律歷志引武成篇云云○朱子曰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日

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且以翼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煩而數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不知劉歆何所據也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

顔氏之云又未知何所據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疏於文次當承自周于征伐商之下○臣召南按武成本非完書其脫簡既無可考錯簡尤先後不倫孔頴達此疏已開宋儒考定之先矣劉敞王安石程子各有訂正至朱子以漢志日辰及經文前後細推移四月既生魄於丁未祀周廟之前惟臣附我大邑周之下義始通順蔡沈作傳爰載考定武成一篇然後儒猶未愜

也令畧載劉敞蔡沈及後儒之説於左

劉敞曰惟一月壬辰至于征伐商此下當次以厎商之罪至萬姓悅服皆在紂都所行之事也次以厥四月哉生明云云又次以丁未祀于周廟云云至其承厥志此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詒計脫五六簡矣然後次以偃武修文云云又次以列爵惟五云云

蔡沈考定武成自惟一月至于征伐商次以厎商之

罪至罔不率俾次以惟爾有神至無作神羞次以既
戊午至萬姓悅服次以厥四月哉生明至示天下弗
服次以既生魄至受命于周次以丁未祀于周廟至
大告武成次以王若曰至其承厥志次以恭天成命
至用附我大邑周次以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
歸有光曰余所考定武成只移厥四月以下一段文
勢既順亦無闕文汪玉卿嘗疑甲子失序蓋先儒以
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

可疑也自惟一月壬辰至于征伐商次以王若曰至

萬姓悅服次以厥四月哉生明至受命于周次以列

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

李光地考定武成惟一月壬辰至于征伐商次以既

生魄至萬姓悅服次以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

次以列爵惟五至垂拱而天下治